

唐詩三百首 全解

〔清〕蘅塘退士
趙昌平 解 編

復旦大學出版社



唐詩三百首
全解

復旦大學出版社

〔清〕
趙 昌 平 解
蘅 塘 退 士 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三百首全解/赵昌平解.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7

ISBN 7-309-05075-4

I. 唐… II. 赵… III. 唐诗-文学评论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7989 号

唐诗三百首全解

赵昌平 解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韩结根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20
印张 18 插页 3
字数 450 千
版次 2006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 000

书号 ISBN 7-309-05075-4/I · 360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大陆版序

在文字从简的《唐诗三百首》图文本、画册本争奇斗妍的今天，我却仍以这一无图而又详解的本子献给读者，是否有些不合时宜呢？然而正如秦韬玉笔下那位“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的贫女一样，“不合”者也自有其可以不合，有以自矜的理由。这倒不仅因为本书海外版的反馈信息给了我信心，更重要的是，当前的阅读倾向，使我深感，一种认真而有新意的详解本，实属必须。

或许因为在唐诗学界小有创获，常有年轻人来问学。中学生向我谈起他们的困惑：虽然读了不少选本，但中考、高考时，面对一首陌生的诗，往往仍无所措手足。青年学人以他们的诗学论文寄我提意见，可惜其常见的通病是由于误读文本，而使立论变成空中楼阁。这种情况在我所经目的大量来稿与硕、博论文中也屡见不鲜。对于以上种种，我开出的药方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味：下工夫去读通，而读通的首务是要知道“诗是怎样写成的”。

这自然需要掌握一些诗学的基本知识，对此，我已在海外版原序中有所提挈，并在解诗时随机而发作了讲析。这里仅想就时下流行的说法：“读诗只须凭感觉印象，不必详究”，再絮叨几句。这说法也有些来头，即所谓“以禅喻诗”。南宗禅倡言以心印心，单刀直入，了然顿悟。这通于诗学，便是传统的点评。应当说精到的点评是读诗的高境界，然而略知禅理者又都明白，心印、顿悟，本须有历久的“积学”为前提。舍积学而论印心、顿悟，其不堕入“狂禅”恶道者几希。传统点评精到处不少，但狂禅般的痴人说梦比比皆是。更有甚者，评者读不懂某诗，便斥为伪作。我们那位谪仙人李白的不少名篇，比如入选本书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就曾遭此厄运。以作诗为日课的古人尚且如此，今天的读者，如一味谈感觉印象而无视“积学”，其效果当可想而知。这道理也简单，老杜说“意匠惨淡经营中”，可见，企望以浮躁之心去印合精微的诗心，要不出错也难。也因此，这个详解本的目的就在于，希望为本是学诗初阶的《唐诗三百首》，加上一道比较牢靠的扶手，使之能更好地发挥入门阶梯的作用。

对于大陆版，我还是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作了修订，而其中最花工夫的，恰恰是我最不想做的“语译”。说不想做，是因为诗本不可译，一译便韵味顿失；又偏偏最花工夫，则是因为语译可起到帮助初学者贯通诗脉的作用，而贯通诗脉又是读懂的关键：所以也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尽量“为”得好一些，“为”得有点儿韵味。由此

建议读者对于本书正文外的三部分：注释、语译、赏析，也可以先跳过注释读语译；语译有不明处，再看相应的注释；最后再进入我“以心印心”的赏析的阅读。这样读法，也许能更好地达到三方面预期的效果：注释以实其基，广其识；语译以通其脉，顺其气；赏析以博其趣，撷其神。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并无意反对文字从简的图文本。事实上，我也编过这类读本；今后也许还会在详解本的基础上再做一种约简本，也不排斥配图。但目前，我更愿意将有限的篇幅，留给对读者而言更为急需的讲析。希望它能帮助读者掌握一些“单刀直入”的刀法，并能举一反三，较从容地自己来鉴赏一首陌生的诗篇。明此，则读者当不致因我前面引了秦韬玉的两句诗，而责我自矜“风流高格调”了吧。

赵昌平

2006. 3. 31

海外版原序

如果问今天哪一种诗集在中国民间的影响最巨，那么无疑应推蘅塘退士这本《唐诗三百首》。说它是家弦户诵，肯定并非夸张。一本书能历时三百年而光景常新，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确有独到之处，这应当从其选诗宗旨与唐诗（尤其是盛唐诗）特定的地位来看。

一

蘅塘退士，本名孙洙，字临西。无锡人，生于清康熙辛卯年（一七一—），卒于乾隆戊戌年（一七七八）。家贫，苦读不辍。乾隆九年中举，十六年成进士。从清顾光旭《梁溪诗钞》、窦镇《名儒言行录》的有关资料看，其生平有如下特点：

退士虽曾三为县令，但历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学官之职。先后曾任景山官学教习，上元县教谕，江宁府教授，其间还曾二度任省考试官。又纯学方正，淳淳有君子之风。少年时“家贫，隆冬读书，恒以一木握掌中，谓木生火，可御寒”，及为县令，“所至必咨访民间疾苦，平时与民淳淳讲叙如家人父子，或遇事须答责者，辄先自流涕，故民多感泣悔过”。及归老之时，虽“三握邑篆”而“囊橐萧然，澹若寒素”，以至民皆“攀辕泣送”。记载说他“归老时蔬水常不给”，容有夸张之处，但恬退清贫，是可以想见的。

其人其德既明，再来看本书自序，就可以更深切地明了其选诗宗旨了。序云：

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

序言虽短，但出色地体现了一位纯学方正的学官的经验与观念。

孙洙编选此书的目的，是要“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可见孙洙深知“学慎始习”的道理，企望学童从小就得诗学之正路，从而贯彻终身。所谓诗学的正路，其实包含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内容的方正，二是诗艺的正大。先说第一点。

“三百首”的书名，先值得注意，虽说得启发于人人皆知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之民谚，但从选篇内容观之，恐亦有上承《诗三百》传统之意。孔子删定《诗三百》，首要的目的是正风俗，明人伦，这从《唐诗三百首》的选目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

作为童蒙读本，悼亡诗一般是不宜入选的，但是本编却全取元稹《遣悲怀》三首。无疑，因为就诗论诗，这组诗表现了“贫贱夫妻”至死弥笃的真挚情意。

“三百”之数于唐诗精华而言，只是极小的一部分，理应篇篇都如序所言取其“尤脍炙人口者”，但如杜甫五律《别房太尉墓》，本平平无奇之作，录诗为本书六倍余的《唐诗别裁集》都不取，而《三百首》偏偏收入，这绝非孙洙眼光不佳，而是因为此诗在表现朋友有信、不忘故交方面尤有典型性。

白居易《秦中吟》三十首、《新乐府》五十首，是白氏最看重的讽喻诗的代表，词意也浅切可诵，但本编竟一首不录，连为其先导的杜甫《三吏》、《三别》也一概摒弃。这倒并非孙洙不主张诗的讽喻性，他也选录了杜甫《兵车行》、《哀江头》一类政治诗，相比之下，可以明白取此舍彼的原因在于，虽同是讽喻，但后者主文而谏，前者则不免辞意急切，有“显暴君过”之嫌。

诸如此类内容上初看不易理解的选篇取舍还能举出许多。然而真所谓“反常合道”，这一切其实都是因为《三百首》严格地禀承了《诗三百》的传统，而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大归，所以违论离经叛道者，连过于怨怼愤激，不轨于中庸之道者，在本编中均无立锥之地。作为学官的孙洙，要给蒙童的首要的营养是旧时代的立身处世之本，使之自幼在讽咏吟唱的过程中得到品性的熏陶，而“至白首亦莫能废”。读者不妨将本编中有关人伦的篇章拣出涵咏，必能感到这些诗篇中似乎总有孙洙恂如谨如的身影在焉。

中国旧式之教育，我曾称之为“教化至上”的方针，诗教即其在诗歌创作与教学上的反映，全面论述其功过，不是本文的任务，然而应当承认，对于童蒙教育而言，德育是必须予以充分重视的。孙洙作为学官，必然更自觉地在《唐诗三百首》中体现这一传统。至于各诗中所体现的种种传统的道德观念，在今天也仍有其可借鉴之处。

二

为体现入门须正的第二方面内容——技法之正，孙洙树立了一个在他看来是反面的标的，即宋人谢枋得、王相编选的《千家诗》。在他对《千家诗》的批评中，所谓“随手掇拾，工拙莫辨”是难以作必然论证的，但“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则就体制提出了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

所谓“且止五七律绝二体”，是批评《千家诗》不由古体入手，而全以律体教学子，这从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论》分别以风骨与声律二者论古、律二体悟出。原来律体成立之初，因其调声逐对技巧复杂，音韵婉美，主要用于宫廷贵家宴游之时，多少有些逞才角技的意味，而与以言志抒情为职能，主于风骨的简劲的古体不同。因此从唐世开始，就常有人主张，学诗须从古体着手，以培植底气，确立以情志为本的主干；而不宜从律体着手，以免舍本逐末，堕入轻情志而逐声对的恶道。唯古体基础打得好，再习近体，才能以情志驭声律，使声对为情志的表达服务。这也就是殷璠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后人论律诗高下，常用“古体蟠屈入八句之中”之类话语，也正是就此而言的。而

孙洙对《千家诗》的批评，正禀承了这种传统观念。也正是因为主张由古人律，他在诗歌内容之纯正与技法之纯正之间寻到了一个契合点。

对于孙洙这一观点，似应作两面观。一方面，诗至中唐，律体的创作无论量与质都大大超过了古体，相对于初唐时，人们掌握律体的声对技巧，已不再那么费力。即使是现代中国人，如方言中具备四声，本身又有较好的文学基础，那么从形式上掌握律体，中人之资，有二三个月也就可以了。因此，学习律体不必全与气骨相对立。《千家诗》尽选律绝，正是中唐后律体大盛的反映。孙洙的这一批评，多少有点拘执。但从另一方面看，他要求作诗首先当重视情志气骨，还是对的。特别是初学者，更应注意这一问题，不然技巧再圆熟，也难成气候。

对于“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的批评，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童蒙读本就不能唐宋兼取呢？原来这牵涉到自宋至清的唐宋诗之争。

所谓唐诗，一般是由时代言，即指唐代的诗。然而在诗学上，唐诗也有就体调而言的另一重意义，即唐人体调的诗，与宋人体调的诗相对。二者分称唐调（诗）与宋调（诗），而分主二者的诗歌流派则称唐诗派与宋诗派。钱钟书先生论唐宋诗区别有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谈艺录》）这是二者风格区别之大较。既以风格为区分标准，则唐调、宋调也就突破了时代的界限。凡主于丰神情韵的诗都称唐调，而不论其作者是唐是宋，甚至为明为清；反之，唐诗中那些开宋诗风气的作品也被称为宋调或非典型意义的唐诗，从而被摒弃于此一意义的唐诗之外。唐宋诗之争起于宋代，而至明清二代，愈演愈炽，于是形成相互排斥的壁垒，而其间又有种种具体主张不尽相同的支派。孙洙的时代是唐诗派的王士禛（神韵派）与沈德潜（格调派）先后主坛坫之时，风气所趋，使唐调诗处于正统的地位。而几乎同时，大抵属于宋诗派的袁枚“性灵说”、翁方纲“肌理说”也已萌生，使唐宋诗之争呈现出复杂的局面。这一时代背景，加以本人温柔谦退的质性，使历任学官，担任引导学子应试以博取功名的孙洙，必然以唐诗为正宗。而偏偏《千家诗》虽唐宋兼取，却是一部宋调色彩极其浓厚的选本，比如它所取杜甫七律，多为宋调法门的疏宕一路的作品。在孙洙看来，不仅其宗宋可厌，而且简直鱼目混珠，歪曲了唐诗的真精神，因此他诋之为“殊乖体制”，而决心选一部真正以丰神情韵见长的蒙学唐诗选本，以为初学者阶梯。

我曾对《唐诗三百首》的选目进行过详细的分析，见于与马茂元先生合撰的《唐诗三百首新编·前言》，这里不再赘述，仅略举其要。

其一，《三百首》所录三百十一首诗，有二百七十首见于王士禛（渔洋）的《古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与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大多同见于二家），其余四十一首则见于明高棅《唐诗品汇》、唐汝询《唐诗解》等著名唐诗派选本中，可见它是以王、沈二家之书为主干的唐诗派精选本。

其二，过去人们一直以为《三百首》是《唐诗别裁》的复选本，但细加比较推勘，会发现对孙洙影响更大的是王士禛。仅从选篇看。《三百首》所选见诸《别裁》者共二百四十四首，为百分之七十，而见诸渔洋所选者，五古、七古、五绝、七绝四体为百分之八十；至

于五、七言律二体，因王士禛《唐贤三昧集》专选盛唐而《别裁》通选四唐无法比较，但《三百首》所选盛唐七律，几乎全见于《三昧集》。再从旨趣看，《三百首》也更接近于王士禛。王士禛以“神韵说”著称，力主“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其推崇的实是被前人称为唐诗正宗的盛唐王、孟家数，以为此类方是典型的唐音。沈德潜曾受学于有宋诗派倾向的著名诗论家叶燮，叶氏通变之说对他有重大影响，故《别裁》的选辑目的就有纠渔洋偏向的因素在。其序言开宗明义就对王氏选录标准提出异议，继而又云：“有唐一代诗，凡流传至今者，自大家名家而外，即旁蹊曲径，亦各有精神面目流行其间，不得谓正变盛衰不同，而变者、衰者尽可废也。”因此他取径比王士禛为宽阔。不仅重视王、孟，更重视杜甫、韩愈似“鲸鱼碧海”（杜诗语）、“巨刃摩天”（韩诗语）般的格高调响、力大思雄的作品，而偏偏杜、韩二者是诗家公认的由唐人宋的两个转关。《三百首》作为一个明宗旨的选本，加以孙洙的质性似更接近渔洋，便反过来以渔洋的标准来修正沈氏的观点。虽然仅从选篇的数量看，《三百首》录杜诗略多于王维，但这主要因为杜甫存诗为王维三倍余，而细析篇目，可见所取于杜甫者，无例外地为平大敦厚或怨而不怒的作品，均属唐调。其开宋调之渐的，一概不取。试以七律为例。《千家诗》收入杜甫后一类作品五首：《曲江》、《九日蓝田》、《与朱山人》、《冬至》、《江村》。《别裁》录入最具代表性者的前三首，而《三百首》一首不取。《别裁》的着眼点是显示杜甫作为大家，既集唐人七律之大成，又开宋调之渐的地位；而《三百首》则坚决以唐调为正宗，而力排一切有宋调之嫌的篇章。《三百首》虽篇幅甚少，但也并非一点不注意唐诗的传承、流变，但只是揭示唐调流变的轨迹。如七古主要取盛唐李颀、王维、李白、杜甫及中唐韩愈五家。这是明清唐诗派共同的观点，即以李、王为正宗，李、杜为大家，韩愈为接武。于晚唐，《三百首》仅取李商隐《韩碑》一篇，初看起来《韩碑》内含复杂，语重句奇，似有乖童蒙读本易记易诵的宗旨，但从诗史演进角度看，《韩碑》恰恰既是杜、韩七古的嫡派正传，又能避免二家七古险怪生硬开宋人风气的倾向，所以录入《韩碑》，又正表现了孙洙以唐调为归要的宗旨。

必须说明，唐诗派所标举的唐诗主要是盛唐诗，而“格调派”与“神韵派”主张又有所不同。“格调派”主骨力劲健，格高调响，最重李、杜，下及韩愈，于大历诗并不重视；而“神韵派”主空灵有味外味，故尤重王、孟，下及大历。从《三百首》选篇看，录入三百一十一诗中，盛唐一百六十一首，大历五十一首，约占百分之七十，而于包括韩愈在内的唐诗第二个高潮期元和时期，只收三十三首，仅百分之十，这是因为大历诗为王孟诗风笼罩，而“诗到元和体变新”，已是唐音变调、宋诗先驱了。两相对比，更可见孙洙虽王、沈并尊，而尤承渔洋选诗标准。

三

虽然，今天看来孙洙的诗学观点有偏颇处，但从标举一派宗旨的选本角度来看，其结构总体来说是合理的。在有限的篇幅中集中选取正宗的盛唐诗（诗歌分期的“三唐

说”与高棅的“四唐说”将大历也归入盛唐),而于其前后,略取代表作,又力排典型的宋调诗。这样能既给人强烈的主体印象,又提挈唐调传承流变。其体制纯一,不致令初学者莫衷一是。如并不企望从中看出整个唐代诗史的概貌,而只希望对唐诗的主体风格有较明确的把握,从中习得作诗的正途,那么《三百首》应说是初级选本之首选。这样说,是由盛唐诗的本质与诗史地位决定的。因此要读通《三百首》,就须对盛唐诗有总体的把握。

大致经历八十年左右的初唐诗坛,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结合南北诗风之长,以六朝声辞方面的成果来表现新朝创建伊始的盛大气象。而这一努力,其初主要表现于宫廷诗人中。其突出成果是,今体诗终于定型,古今混杂的局面得以结束,而反过来,也促使人们去探索古体诗,或说唐人古体诗的体势特点与创作技巧。也因此,当人们利用这些成果去表现情志时也越来越显得纯熟。特别是初唐四杰、陈子昂、沈宋等优秀诗人从军与外放期间的创作,更由于突破了宫廷生活的狭窄外壳,而使得趋向成熟的诗体形式开始与一种清壮开远之气,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结合,从而表现出盛唐之音的先兆精光。

经过张说、张九龄二位宰相诗人的努力与有意无意的凝聚组织,大抵在开元十五年前后,随着乡贡进士中举比例的不断加大,一批富有创造力的地方诗人开始登场,松散的才士型的诗人群,代替了密集的侍从型的宫廷词臣群,而成为诗坛的主体。南北诗风交融也在相当程度上与朝野诗风结合互为表里。而唐玄宗所说的“英特越逸之气”,也自然代替了词臣们的雍容典雅之度,成为典型的盛唐诗的主要气质。才俊之士们怀着前所未有的致身青云的希望——这希望更为强盛的国势,所谓开元盛世所鼓舞——从而以高朗为其创作的主色调。然而致成三十年后安史之乱的种种社会矛盾;奢靡之风,宦官专权,旧士族对新兴进士群的排斥,也在极盛的态势下开始逗露。于是满怀希望的诗人们,又往往铍羽而去,开始了时代性的南北漫游的行程,蓄积着再作冲刺、实现希望的能量。这时,宏盛中的隐忧在诗人们的心灵上折射为希望中的不安与烦扰。也使盛唐诗高朗的总体色调中,往往伴随有一种更复杂的意蕴,从而滋味醇厚。

盛唐新起诗人群上述新的素质与心理状态,与初唐以来诗歌体式、技巧的新成就相结合,在当时整个开放昌明的文化氛围中,表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由于诗人群体的在野性、松散性、流动性、进取性,诗人们在共同的风气下,较初唐诗人表现出更多的个性化与多样性。不同经历、不同个性的才俊之士们,在遇到各不相同的即时即地的外物触发时,以其“英特越逸”的气质淘洗初唐诗的铅华,选取合适的,一般也是自己性之所宜与运用较纯熟的诗体形式,自铸伟辞来表达其触物而发的意兴。这意兴流注于诗歌的物象之下,成为诗歌隐在的意脉(唐人称为势),也使物象升华为意象。纵观盛中唐之间的诗歌理论著作,实际已形成“意兴、意脉、意象”三位一体的创作观念。由于英气使然,意兴有飞动之势而隐于象下,意脉又像血脉一般将散在的意象团捏起来,遂形成唐人诗秀朗浑成的总体特点。不要以为盛唐人作诗不要思虑修饰,只是由于以意为主,气势飞动,加以技法的纯熟,才达到锤炼而不见痕迹的境地。

从以上分析可见,盛唐诗是产生于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它是《诗》《骚》以来一千多年,尤其是汉魏以来六七百年诗歌艺术经验之不断积淀。至开元天宝时,又遇到一种最适宜诗歌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更适逢一批其气质心态最宜于诗歌的天才诗人登场,他们将前所未有的诗史因素与前所未有的时代因素结合起来,遂把诗歌艺术推向巅峰。由于盛唐诗人在初唐诗人努力的基础上,解决了古典诗歌创作论的核心问题与体式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古典诗歌这一艺术部类的精髓与魅力,在盛唐时已被充分开掘;因此后来的诗人,从个体而言虽不乏可与盛唐人媲美的佳作,但在总体上他们的成就也只能是局部的补充与发展。而当他们力图突破盛唐人的成就时,也往往虽有所得,却时时不知不觉间在某些地方背离了诗艺的精髓,因而难以有盛唐人那种高朗浑成的境界。因此,如果从欣赏的角度而言,可以认为初、盛、中、晚四唐诗各有其特色,唐调、宋调也各擅胜场;但从诗史演进的意义上来考察,盛唐诗的地位是后人难以逾越的,而从学诗的角度而言,从盛唐入手也是最为合宜的。正是这一点,再加上蘅塘退士充分注意了童蒙诗选本应易诵易记的特点,遂使《三百首》成为初学者一种最佳的选择。

四

《唐诗三百首》原有简注,道光时上元才女陈婉俊为之补注。自此以后,可谓注家蜂起,我所经目的就有十几种。然而现在还要作此新注本,是鉴于以下几点。

首先,泛览各家注本,发现即使是享有盛名的注本,其中失注、误注的似非个别现象。其中有典故未彰者,有制度失考者,有作者身世行事未明者,有地理山川未详者。除此而外,最常见也是最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因为于盛唐诗总体特点缺少把握而解读有误。其中尤以未能把握意脉,望文生义致误者为最严重,甚至有将全篇意思说反了的。因此感到应当有一种在唐诗读法上给初学者以指点的注本,这也是本序所以要对唐诗特点作扼要介绍的原因所在,而全书笺释的第一个重点亦在于此。

其次,所见注本,似对于孙洙本编的宗旨尚缺少全面了解与把握。由于今人接触唐诗,往往是从《唐诗三百首》入门的,如对其编选宗旨缺乏了解,会影响到以后对唐诗的正确认识。比如,由于《三百首》为古代童蒙读本,选篇以易记、易诵、易解为要;从本书入门,就会很自然地接受前人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盛唐诗自然而不费雕镂之工。其实盛唐诗人很讲究功底与锻思,即使本书所选看似易解的篇章,也是“看似容易实艰辛”。必须了解本编宗旨是在明唐宋诗之辨,而非标举盛唐诗一味自然,才能较深切地理解各诗作法的精微,也才能避免先入为主的偏颇,而在今后更深入接触唐诗时,一味以盛唐诗的标准——而且是走样了的标准,去轻率地讥弹初、中、晚唐诗乃至宋诗。为此本序又以唐宋诗之辨为又一重点,在赏析中对诗篇艺术特点的分析,也尤注重从这方面作引导。

其三,由于孙洙有明确的编选目的与严格的体例,因此本编虽不能反映唐诗演变全貌,但对了解其主线尚有一定帮助。读《三百首》,应当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今存选

本似对这一点都不很重视,往往有就诗论诗之弊。为此,在这一新注本中,我尽量由选篇本身出发,介绍一些唐诗的历史文化背景与诗史演变轨迹。比较读法成为我常用的手段,通过比较,不仅可相互映发,更深切地了解诗歌本身,更可以连点成线,略知流变。这也许是这个新注本的第三个特点。

一切研究的起点是文本解读,因此,从读这类初级选本起,你也许就在为今后的研究打底子了。我不敢说这个注本做得很好了,事实上,由于出版社工作与研究工作的繁忙,这本书断断续续地做着,完稿后,统看全编,感到多有不能惬意处。然而差可自信的一点是,我的唐诗研究是以极认真的文本解读为起点的,也常常有些独特的感悟。在此书中,我已尽可能把如何读诗的体会介绍给了读者。具体做法,读者看了本书后当会明白,这里简单归纳为四句话:“诗要熟读,又要一字一字地读,反反覆覆比较着读,从中以我心去感悟诗心。”希望能对读者有用。

赵昌平

目 录

大陆版序·····	1
海外版原序·····	3

卷一 五言古诗

张九龄	感遇二首·····	1
李 白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3
	月下独酌·····	4
	春思·····	5
杜 甫	望岳·····	6
	赠卫八处士·····	7
	佳人·····	8
	梦李白二首·····	10
王 维	送綦毋潜落第还乡·····	12
	送别·····	13
	青溪·····	14
	渭川田家·····	15
	西施咏·····	16
孟浩然	秋登万山寄张五·····	17
	夏日南亭怀辛大·····	18
	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	19
王昌龄	同从弟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府·····	20
丘 为	寻西山隐者不遇·····	21
綦毋潜	春泛若耶溪·····	22
常 建	宿王昌龄隐居·····	23
岑 参	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24
元 结	贼退示官吏有序·····	25
韦应物	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	28
	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	30
	寄全椒山中道士·····	31
	长安遇冯著·····	31
	夕次盱眙县·····	32

	东郊	33
	送杨氏女	34
柳宗元	晨诣超师院读禅经	35
	溪居	37

五古·乐府

王昌龄	塞下曲二首	38
李 白	关山月	40
	子夜吴歌	40
	长干行	41
孟 郊	列女操	43
	游子吟	44

卷二 七言古诗

陈子昂	登幽州台歌	45
李 颀	古意	45
	送陈章甫	46
	琴歌	48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49
	听安万善吹觱篥歌	51
孟浩然	夜归鹿门歌	52
李 白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53
	梦游天姥吟留别	55
	金陵酒肆留别	58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58
岑 参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60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62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63
杜 甫	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	65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67
	寄韩谏议注	69
	古柏行	71

卷三 七言古诗

杜 甫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74
元 结	石鱼湖上醉歌并序	76
韩 愈	山石	78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80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82

	石鼓歌	84
柳宗元	渔翁	88
白居易	长恨歌	89
	琵琶行并序	94
李商隐	韩碑	97

卷四 七古·乐府

高 适	燕歌行有序	102
李 颀	古从军行	104
王 维	洛阳女儿行	105
	老将行	106
	桃源行	108
李 白	蜀道难	110
	长相思二首	112
	行路难	114
	将进酒	116
杜 甫	兵车行	117
	丽人行	119
	哀江头	121
	哀王孙	122

卷五 五言律诗

李隆基	经鲁祭孔子而叹之	125
张九龄	望月怀远	126
王 勃	杜少府之任蜀川	127
骆宾王	在狱咏蝉并序	128
杜审言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130
沈佺期	杂诗	131
宋之问	题大庾岭北驿	132
王 湾	次北固山下	133
常 建	破山寺后禅院	134
岑 参	寄左省杜拾遗	135
李 白	赠孟浩然	136
	渡荆门送别	137
	送友人	138
	听蜀僧濬弹琴	139
	夜泊牛渚怀古	140
杜 甫	春望	141

	月夜·····	142
	春宿左省·····	143
	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 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145
	月夜忆舍弟·····	146
	天末怀李白·····	147
	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	148
	别房太尉墓·····	149
	旅夜书怀·····	150
	登岳阳楼·····	151
王 维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152
	山居秋暝·····	153
	归嵩山作·····	154
	终南山·····	155
	酬张少府·····	156
	过香积寺·····	157
	送梓州李使君·····	158
	汉江临眺·····	159
	终南别业·····	160
孟浩然	临洞庭上张丞相·····	161
	与诸子登岷山·····	162
	宴梅道士山房·····	163
	岁暮归南山·····	164
	过故人庄·····	165
	秦中寄远上人·····	166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167
	留别王维·····	168
	早寒有怀·····	169
刘长卿	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	170
	送李中丞归汉阳别业·····	171
	饯别王十一南游·····	172
	寻南溪常道人·····	173
	新年作·····	174
钱 起	送僧归日本·····	174
	谷口书斋寄杨补阙·····	176
韦应物	淮上喜会梁州故人·····	177

	赋得暮雨送李胄·····	178
韩 翃	酬程近秋夜即事见赠·····	179
刘昫虚	阙题·····	180
戴叔伦	江乡故人偶集客舍·····	181
卢 纶	送李端·····	181
李 益	喜见外弟又言别·····	182
司空曙	云阳馆与韩绅宿别·····	183
	喜外弟卢纶见宿·····	184
	贼平后送人北归·····	184
刘禹锡	蜀先主庙·····	185
张 籍	没蕃故人·····	186
白居易	草·····	187
杜 牧	旅宿·····	188
许 浑	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	189
	早秋·····	190
李商隐	蝉·····	191
	风雨·····	192
	落花·····	193
	凉思·····	194
	北青萝·····	195
温庭筠	送人东游·····	195
马 戴	灞上秋居·····	196
	楚江怀古·····	197
张 乔	书边事·····	198
崔 涂	除夜有怀·····	199
	孤雁·····	200
杜荀鹤	春宫怨·····	201
韦 庄	章台夜思·····	201
僧皎然	寻陆鸿渐不遇·····	202
卷六 七言律诗		
崔 颢	黄鹤楼·····	204
	行经华阴·····	205
祖 咏	望蓟门·····	206
崔 曙	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	207
李 颀	送魏万之京·····	208
李 白	登金陵凤凰台·····	209